

序跋精粹

戏中岁月 纸上沧桑

张伟

这本小书《近代影剧说明书探幽》，是专门讲述晚清民国影剧说明书的一本小册子。

说明书，又称戏单、节目单。一般介绍戏曲演出的称戏单，介绍电影、话剧的叫说明书，其中都包括演出信息、剧目剧情、演职人员介绍等内容。戏单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有雏形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戏单是伴随着京剧艺术的成熟及公演剧场的完善而诞生的，现存最早的戏单多为光绪、宣统年间的出品，即是例证。清末时期的戏单，往往只是一张简陋的宣传纸，随着时代的发展，戏单从黑白发展到彩色，从单页单面发展到多页成册，从传统的手写发展到木刻、油印和铅字排印，在有限的方寸之间，可以窥见梨园春秋的变迁。时光流转，延续百年，俨然一部浓缩的戏曲发展史。清末民初，又是西风东渐、人心思变的动荡时期，新文化、新事物层出不穷，话剧、电影也随风而至，传入中国，以其新颖的内容和形式广受欢迎。作为一种宣传品，话剧和电影说明书在清末民初应运而生，最初内容也仅限于剧情和演员介绍，随着影剧事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出现一些大型精美的特刊型说明书。这类说明书开本阔大，篇幅较多，内容也更趋丰富多彩，一些导演的阐述、演员的体会和影片的背景材料，往往就刊登在说明书里，成为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我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系统地收集各类说明书，人生道路上虽然风雨飘摇，这个爱好却始终未曾中断过。经过40多年的锲而不舍，如今也算粗具规模，小有成就，是我自己比较得意的一个收藏门类。我曾经在一篇专门写电影文献收藏的文章中写道：“说明书是我收藏的电影文献中最值得骄傲的品种。首先，从数量上来说，两千余部影片的说明书可谓惊人（这还仅仅是1949年以前公映的影片），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能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宝库’。其次，从质量上来说，这些说明书的‘含金量’不小，具有很强的文献性。其中既有20世纪初影迷的手抄本，也有《姊妹花》《渔光曲》《大路》《神女》《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几乎所有名片的说明书，有些品种，如《火烧红莲寺》1—18集、“王先生”系列全部12种的说明书，今天已十分稀有；而最早刊载《义勇军进行曲》的影片《风云儿女》的说明书，堪称珍贵的革命文献；费穆导演的《天伦》当年在美国放映的英文说明书《Song of China》，很可能已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一份‘孤品’；至于有佐临先生、桑弧先生等大师亲笔签名的那些说明书，对我来说，已是不可再得的纪念物了。2004年，上海电视台要做一档追忆老上海著名影院的节目，需要这些影院的照片和当年的说明书，他们在百般寻觅未得之后来找我，当我拿出大光明、国泰、南京、大上海、美琪、大华、金城、沪光、兰心等这些当年红火一时的影院的说明书时，他们惊讶的脸色和满意的表情，令我十分愉悦，作为一名研究电影的收藏家，此时的感觉可谓至高享受。”

我的这些数量庞大的说明书，包括电影、话剧、音乐、戏曲（主要是沪剧、越剧和滑稽戏）等等，是四十年来一点一滴辛勤“淘”来的，它们

中有的谈妥价钱后整批受让的，有的是从拍卖公司一次性拍来的，但更多的是一张一张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手中零星购买的。这么多年来，或者因公出差，或者结伴旅游，或者专程拜访，我陆续去过不少地方，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文庙、云南商厦，香港的神州、摩罗街……这些著名的古玩市场，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每每在整理摩挲这一张张薄薄纸页时，会情不自禁引起点点滴滴的回忆，想起多年来淘书历程中的种种故事，缅怀当年淘书的街头巷尾和那些曾经售书于我的各位书商。这一页页纸的精灵，带给了我无数美妙的遐想。说明书（戏单）是一种很好的怀旧物品，仅仅是它发黄的纸页、熟悉的名称和如雷贯耳的明星大名，就足以让人的思绪驶入历史的隧道，产生美妙的回想。我就曾把一些年代久远的影剧说明书托裱后镶在镜框里，悬挂在书房或客厅，令来访的网友们啧啧称奇，称赞是一道绝妙的风景。况且，这些发黄易碎的纸页中还蕴藏着那样丰富的内涵和信息。据我所知，费穆、朱石麟等电影大师早年都曾担任过写说明书的工作，孙瑜、蔡楚生等人也都为自己执导的影片亲历过说明书，沈从文等作家的生平经历也曾在一话剧说明书中留下过踪影。如今摩挲着这些薄薄纸页，眼前常会浮现艺术前辈们当年辛勤工作的身影。

电影说明书是舶来品，在我国大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最初大都是外文的，以后为吸引中国观众才逐渐有了中文说明书。三四十年代是说明书发行的鼎盛阶段，当时几乎每片、每剧都有说明书，不少是免费赠阅的，也有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主要为赢取广告效应。说明书篇幅有厚有薄，文字或长或短，有寥寥数语只大致介绍剧情的，也有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甚至附上全部剧本的。有些影（剧）迷往往就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份说明书而走进影院。影剧说明书“身材”虽不大，分量却颇重，它不仅记录了影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风貌，并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史料。它还拴住了众多的艺术爱好者的哪里学，甚至使看电影剧成为他们终生不渝的志趣和情结。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说明书等影剧文献已成为抢手货，拍卖市场上屡以高价成交。这些现象都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的纸质文献已名副其实地成了文物，它们不仅成为人们怀旧寄意的收藏品，更被专业人员视为研究影剧的重要参考资料。对我来说，它们还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记忆驿站。

限于时间和精力，这本小书的内容只涉及电影和话剧，并且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条件允许，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内容范围都将逐步扩大。同理，收藏也须审时度势，更要衡量自身条件。有些物件存世太少，虽价值很高，但价格高昂，且少有流通，有的还关涉法律，故不是普通人能染指涉足的。有的则是相反，东西太多，满坑满谷，令人少于兴趣。相比之下，说明书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存世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只要愿下工夫，且肯花一点小钱，还是可以觅到一些的；如果工夫下得深，价钱也舍得出，再加上运气好，难得露面的精品也完全可能收入囊中，令人

情不自禁地浮一大白。不少说明书设计精美，有的还出自大家之手，且用纸考究，印刷精良，完全可以艺术品视之；至于其中蕴涵的文献价值和时代气息，明眼人自能心领神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说明书面世至今仅一百多年，有一定的存世量，价格也并不太高，故还少有造假冒伪的，初入手者这方面的顾虑基本可以排除。

我这本小书是“海派名物典藏”丛书中的一本，自然，首先要落实“海派”两字。拙书中写到的人和事，都出现和发生在上海。近代上海是座大舞台，三教九流，好戏频发，很多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都在这里发生。本书所写可能不到这样的级别，但滔滔洪水都是由涓涓细流所汇成，所谓事出有因，积小成大。我能力有限，只能从细流着手，但相信，这些溪流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方向，汇聚一起，也能滴水穿石；而演绎这些事情的人，有的祖辈就在上海，更多的是长期居住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无论是写作、拍片，还是演戏、绘画，都已和上海融合在一起，有着浓郁的海派气息。说到“名物典藏”，自然要有物，写典藏，就要从物着手。这本小书写的影剧

说明书（特刊），虽然只是薄薄一叠纸，却蕴藏着很多丰富的细节，连系着众多人和事，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且，说明书本身就是重要的文献，特别是那些专门发行的特刊，导演阐述、演员体会、排演花絮、媒体报道，以及影剧本事甚至全部剧本等等都汇聚于一册，其史料之丰盛是其他书刊难以取代的。说明书虽小，搜集不易，汇聚成系统更难，以往我们重视不够，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起一点雄鸡晨鸣的作用。任何事都有一定的语境，所谓背景氛围，除了说明书这个主角以外，本书所附大量海报、广告、照片、书影、手迹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补充和参照物，希望大家不要忽略。

单张的说明书（戏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若集集成一定规模，精心整理，付诸出版，就能够汇成一个剧场、一个剧团、一个剧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时代的重大档案，成为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

《〈近代影剧说明书探幽〉》即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下图分别为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特刊和《渔光曲》《王先生》的电影说明书，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今年是2018年，算起来我与作家王稼句相识二十年了。

稼句爱藏书，大家都知道。他是苏州的藏书状元，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藏书家，后来苏州藏书家的评选他都是婉拒的，有点像天王巨星退出歌坛的意思。以前苏州古旧书店经常会搞暑期特价书打折活动，他平时购书多，属于VIP，可以在开幕前一晚先进书店挑书，第二天才轮到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干将路旁的通光坊，楼旁有棵栎树，那时他的书房叫“栎下居”，是钱君匋先生题写的。1998年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了《栎下居书话》。后来他搬到了运河边，书房随之升级换代，他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听槽小集》。一次酒后，他说要把钱老题写的“栎下居”送给我，我想他如果要“听槽”了，就欣然接受，因为钱君匋先生是艺术大家、装帧前辈，与本人从事的专业有关，我打算在房前屋后补栽一棵栎树，切切题，但稼句酒醒后就就把此事忘了。

稼句爱喝酒，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曾隐约听他说过，早年在文联工作，大概需要创收，一次某企业欠款以酒相抵，于是就学上了喝酒。稼句年轻的时候体格很结实，我在设计《王稼句序跋》时看到了他大学时代的照片。一次饭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稼句回忆1976年在苏州农机配件厂工作的往事，当时年轻，测爆发力有四百公斤，曾为了一个肉圆将食堂的恶人一把扔出窗外——事情一定是真的，是稼句的性格，但如此惊心动魄我就有点不信了。

稼句在出版社主持编的第一套书，是《苏州文库》。那时，我刚从挂历年画编辑工作向图书转型，对编辑书、设计书还没什么感觉，对于这么一套重要的书，心里更是没底。稼句拿出了一套港版的小书给我参考，精致灵巧。开本、纸张、印张他全懂，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套书出来后销售不错，还被央视的“读书时间”选中，作为旅游口袋本的佳作推荐。1998年稼句策划编辑的《忆江南丛书》是我们合作的成功典范，黄裳等文化老人的随笔散文，六位作者如今全部都已故去。当时，我设计了一个大三十二开的异形本，由此版式也产生了图文关系的变化，他既赞赏又支持，在编辑过程中找了大量的文史图片配合，改稿字迹端正干净，标注总是清清楚楚，原文核对从不疏忽。这套书在他的打磨下，产生了同类选题没有的阅读面貌，引领了风气。稼句告诉我，因为这套书，范用先生来信提到了我这个新人，如今《忆江南丛书》已是国内读书界书友们，争相收藏的一套书了。十年后，由于主持《中国新闻出版报》装帧版的缘故，董秀玉老师陪我到范用先生处拜访，路上董老师问我，书籍装帧是哪里学的？我说读的是师范，蜻蜓点水，要说学，主要是跟稼句老师学的，董老师说“这个好”。范用先生酒酣，琳琅满目。谈话间，范先生很欣赏王稼句和汪家明在出版上的才能，谈到稼句寄赠的《美食家》（典藏本），脱口“你是周晨同志吧”，老先生对上号了。董老师在旁说了一句，老先生认书不认人。

稼句勤奋，堪称著作等身。近十年更是他的高产期，酒喝了不少，书也出了不少，读书界广为流传。2017年冬，稼句五本力作《纵横姑苏》《人间花木》《坊间艺影》《吴门烟花》《夜航船上》同期出版。在我的倡议下，苏州芸香四时读书会通过网络新技术，联动成都、西安、诸暨、深圳四个城市，共同举办了“芸香五城”五市联合分享会。今年，苏州书友王刃大律师要编辑一册《王稼句书影录》——他把稼句做的书几乎都收全了。我先睹为快，其中著作类四十六种，点校整理类十五种，编选辑类十九种。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纸质书的大众购买力在下降，但稼句的读者粉丝却在增长，而且这些读者是纸质书最坚定的购买者，他

书香酒香二者得兼

周晨

们注重读书藏书的品质。

我亲眼见稼句是如何把楼下的车库逐步蚕食为书库的。车库的窗户较高，且扁，装着防盗栅栏，我说此处可以放个匾，曰“书牢”——稼句注定为书所困，被书套牢。除了书牢，稼句还有“书楼”，这是他一天主要的工作区。他家在四楼，顶层复式，二层全是书房，共四间，图书摆放整齐有序。墙上挂有胡适的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顾廷龙书“补读旧书楼”，还有群碧楼主藏家邓邦述的书法扇片。工作区在北面，他很早就用电脑写作，所以能熟练使用五笔系统。如果在家，稼句写作从早到晚，时间往往要超过十个小时，他会把烟和茶放在朝南房间的另一张书桌上，这样中午就会起来抽烟喝茶小憩，有时还会在那张桌子上写字，还一些文债。他说这是他至今没有颈椎病和近视眼的绝招。我在饮酒方面没有天赋，故而喝酒少陪酒多，又熟悉稼句家小区的地形，无数次护送酒仙回家。我能背出稼句家的小区名字、门牌号码、楼层号码、座机号码，手机里还存有他母亲王老师的号码紧急备用，有时万一稼句失联，我和王老师还会互通情报。

2017年秋天，恰逢陈子善、薛冰二老七十大寿，在南京先锋书店，稼句策划组织了一场南北书友的祝寿大会。稼句的年龄在前辈面前是晚辈，在晚辈面前他又又是前辈，此举是稼句给晚辈书友做了表率。晚宴自然少不了酒的，口袋里有了房卡的稼句，是最最得体的。先锋书店老总钱晓华安排大家住在南师大的专家楼，我和稼句在同一间，看看时候不早，看他喝得正酣，就回稼句要了房卡，先去放随身物品。到房间一看，床上除了席梦思啥也没有，稼句的行李放在角落。我在心里暗自埋怨稼句，怎么也不找前合解决。但稼句的读者粉丝却在增长，而且这些读者是纸质书最坚定的购买者，他

稼句爱喝酒，红、白、啤三种全会，逢酒必尽兴，酒后爱唠叨。都不假！照理说稼句的身体不宜多饮，大家都这么劝，一般酒后第二天他也是赞同的。他家里存酒，但偏偏在家不喝酒。稼句谙世事之道，人事烟云、世俗得失他品得出来；他懂待客之礼，老苏州茶酒楼门口，有陆文夫先生的两句话，“天涯来客茶当酒，一见如故酒当茶”，那是必须的，苏州羊不让北方狼；他抒文人之情，白天冷板凳，写冷清的文案，夜晚酒酣耳热，精神情绪在酒桌上释放，也是调剂。

稼句在多年前为我写过一篇文章，收在《看书琐记》里，最近，他说打算再写一篇文章。交往二十年，这是我写稼句的第一篇文章，知道还有很多朋友会写，就按照稼句写文章的习惯，别人都知道的，我尽量少写、不写，别人不知道的我就多写写吧！本来开篇我想写“我与著名作家王稼句相识二十年了”，一想，在稼句的文章里找不到“著名”一词，他在编辑书稿时，“著名”一词也往往会被删去，他说，著名的人不需要加“著名”，不著名的人加了“著名”也没用。尽管我也狐疑，这么一来，“著名”一词是否该从词典里删去呢？但这么多年下来，我也深以为然了！

诗的高冷与寂寞

李翰

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第二十六回）；宝玉挨打，闹府乱作一团，以热笔烘染，而收束则是黛玉题帕，泪染鲛绡（第三十三、三十四回）……热以冷收，动以静结，最后大多定格为喜与悲、乐与忧的对应。大观园中衣香鬓影的佳会，要么乐极悲来，要么华筵散后，落寞登场；宝钗庆生，诸人吃酒看戏，说笑打闹，猜谜取乐，元、探、迎等象人所制灯谜竟分别是爆竹、算盘和风箏，惹得贾政“甚觉烦闷，大有悲感之状，只是垂头沉思”，回房来，仍“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甚觉凄惋”（第二十二回）；中秋夜宴，众人围绕贾母承欢说笑，“猛不防那壁里桂花树下，呜呜扬扬，发出笛声来”，书中情境遂由热转冷——大家仍陪着饮酒，说些笑话，“只听桂花阴里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然比先越发凄凉，大家细看笛声，旋即便是“金钏自缢感怀，倚栏垂泪”，独湘云留下慰抚，小鬟麝兰，宝玉、宝钗谈笑风生，门外的林妹妹“不顾那苍苔露冷，花径

诗蹊（第七十五、七十六回）……类似关节，前半段热笔，人物、情节、矛盾冲突紧凑，以较强的叙事性，展示万千世态；后半段冷笔，以情境、心绪、思想的渲染或独白，抵认人生、命运与世态的真相。

热笔是戏，冷笔是诗。戏是众声喧哗，万象纷呈；诗是晨昏独语，问天地苍茫。戏是人生世态的现场与表象，诗则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追问与思考。戏中有诗，才具备厚度和深刻。《红楼梦》每一个小结裹中，多以诗笔绘制安静而忧伤的意境，收束该节的戏剧冲突；而全书大结束，从烈火烹油到白茫茫一片大地，也是热起冷收。前半部宋、辛词，前半不乏热闹的词份，后半归于沉寂，皆同一机杼。此一结构形式，与其说是文学表现的技巧与方法，毋宁说是艺术与人生的宿命，以诗为承载。

诗中自有戏，亦无妨纷繁喧闹，然必得收视反听，宁静致远，方为本色。从发生与应用来看，诗情沉潜酝酿，需要安静的环境与心境，所谓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哪怕是写热闹的情景，也要安静地构思。而从诗的审美接受来说，是独语与私密的心灵对话。尽管对应的读者千千万万，但每一位皆是独立的单线感应。钟嵘《诗品序》论及诗的发生与应用，既有高雅、幽居的“怨”，也有嘉会吉庆的“亲”与“群”。可一旦举例，却尽是“楚臣出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嫀泪泪尽”……只剩下孤独、寂寞与怨极了。嘉会的“亲”与“群”，设若只是急管繁弦，红灯绿酒，与人生本相，终究茫然有隔。山阴兰亭，滕王高阁，所以为千古文坛之嘉会，是其“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与夫关山萍水，天地飘零之叹。至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类，知热而不知冷，以纵逸才华作逢迎文章，甘为弄臣词客，何足道哉。

诗之终极是“道”或“存在”，悲悯恻隐，万象融和，最终也归于寂静。由始而终，诗就本质而言是安静、淡泊而深思的，这也是诗人的气质。

戏是热的，诗却是冷的。或曰也有热闹的诗，比如辛稼轩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彩灯错落，明月香车，是何等欢乐、繁华。可你再后面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繁华热闹之外，只影伶仃的伊人，才是词人措意所在。元夜的香车宝马，拉开一场大戏，而诗意在在那灯火阑珊之处。再比如宋祁的《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说着一“闹”字境界全出，历来说诗者，也同声称赞此一宇一句神情绚烂。可你再读下去：“浮生长短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春之生机对映暮之凄冷，花间晚照虽美，又留得住几时。唱罢新词，正暮霭卷起枝头红杏，此中埋伏的凄凉意味，岂可与人言哉！本词可与欧阳修《采桑子》对读：“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喧嚣与繁华之后，总有多多少少的沉静与落寞，只是有的说出来，有的就一直掩藏着。

热与冷、动与静的相反相成，似乎是普遍的文学表现技巧或方法，不独诗词。《红楼梦》中，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的华灯之后，就是意绵绵玉生香的静日（第十八、十九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旋即便是“金钏自缢感怀，倚栏垂泪”，独湘云留下慰抚，小鬟麝兰，宝玉、宝钗谈笑风生，门外的林妹妹“不顾那苍苔露冷，花径

《红楼梦》中，最具此类气质的是林黛玉，她是全书最为寂寞、忧伤而安静的人。鲁迅先生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换成黛玉，似更为恰切。黛玉喜散不喜聚，盖因聚时欢喜，别时冷清，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黛玉之慧在此，以其对笙歌散尽的悲凉领会，成为大观园中第一等诗人。

钱锺书先生谓学问乃“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与郑朝宗书》），诗莫是如此。陶渊明《移居》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能得二三素心人晨夕过住，便可谓“多”。此果然“多乎”？其实“不多也”。更多时候，连二三人都不必有，而是荒江老屋，一人向隅。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李商隐《霜月》），此为诗之生态环境。万物静观，静定生慧，慧而生大悲悯，诗以此避世观道，抵认彼岸之幽玄。当代作家张伟在《融入野地》中有段独白：“漫漫夜色里，谁在长思不绝？谁在悲天悯人？谁在知心论命？”这个“谁”，就是诗人。至于奔走逢迎，呼朋引伴，封坛拜号而自诩为诗人者，古小说有描摹：唐德宗开制科，搜访怀才抱艺，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因话录》卷四）缘木以求鱼，方枘而圆凿，此“诗人”与彼应举人，何其妙乎！